

李 贵

金陵歌女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
贵

金 陵 歌 女

长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歌女

李 贵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鄱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42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80000

ISBN7—5354—0103—1

I·96

定价：2.30元

献 给
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们

60.1.24

毫无疑问，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而她们中有些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

——埃德加·斯诺：南京的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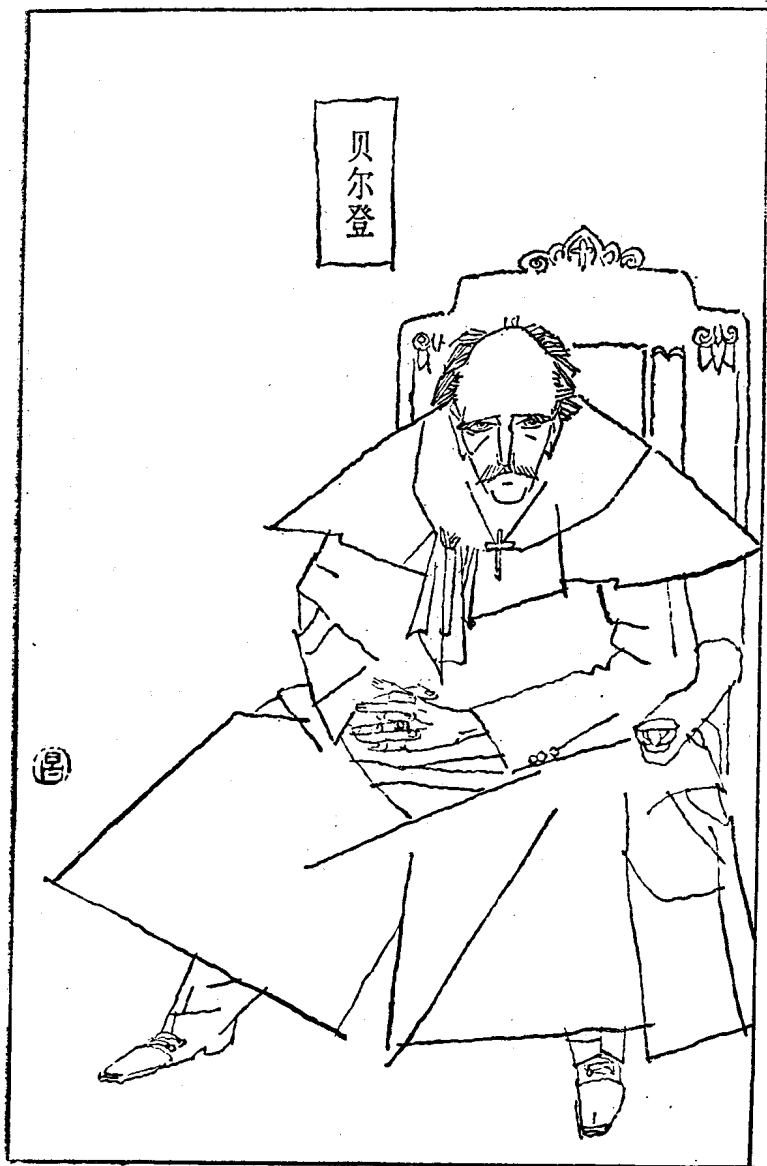
阿
玉



魏得迈



贝尔登



内 容 提 要

战火在燃烧，硝烟在蔓延。金陵，在日寇铁蹄下哭泣。

人民遭涂炭，城市成废墟。歌女，在死亡线上挣扎。

东洋人的淫威，逼歌女逃往了圣保罗教堂。

狗汉奸的求荣，诱歌女入火坑服务东洋人。

路，在她们的脚下。她们该怎样前行？

屈服，堕落，死亡；反抗，斗争，生存。

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表现了一群歌女的英勇斗争精神。她们为一代天骄，她们为东方女性的代表。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请记住，中国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

楔 子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的脚下是中国南方的古都南京……”

贝尔登先生正对一本书看得入神，传来空中小姐亲切委婉的广播声。他把身子一挺，脸紧紧地贴上了舷窗。

这是在八千米高空，在广州——南京的波音707 航班座舱里。

明净的玻璃上映出一张生动的肖相：清癯的身躯，约五英尺高，肩胛瘦削，一头银发，青年式大披头，颧骨突出，鼻子高耸，眼睛似嵌在赭色海棉里，坚毅的嘴象一把刀，把下巴切割成浑圆的半岛。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不如说是一位苍老的小伙，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显示了强健的力度。

脚下，旋转的江南大地如不规则的甲骨文。纵横交错的河网，黑褐的沙渚，绿茵茵的草坡和田畴，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白光、绿光和黑光。他用手抹了抹窗玻璃上的水蒸气，目光从左向右移动，啊！密密麻麻一大饼火柴盒中，那粗粗的一撇该是长江吧？还是那么张牙舞爪，象一条龙。他在龙身

上确定了座标，以此向右扫瞄，目光居然透过弥漫的雾霭，把遥远的距离拉近了。看哪，秦淮河象干树枝，莫愁湖、玄武湖是一副眼镜，栖霞山、燕子矶是条绿纱巾，黑糊糊的四方城……哈罗，你好，古老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当年的诗句难道是为今天八千米高空的旅人写的？

“……金陵自古帝王洲。从三世纪到六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就选择这个以龙蟠虎踞著称的南京作首都。唐末的南唐虽是短暂的地方政权，但对南京的恢复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南京在宋、元、明、清便以地方的政治中心而雄踞东南一隅，明初更以宏大的气魄成为全国的首都，而且随着国力的扩展，一时成为国际性都市。以后在太平天国又曾做过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中心……”

有着教授气质的空中小姐大概要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把她所能抄到的有关南京的历史一字不漏地灌输给疲劳的旅客吧！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光荣和耻辱。光荣，是鲜血和白骨凝炼而成；而耻辱，同样伴随着慷慨与悲歌。历史，便是光荣和耻辱的总和。

贝尔登永远无法忘记他曾亲历过的那段历史，那是一首气势磅礴而又动人心魄的交响乐，每次忆及它，他的灵魂都要为之颤悚……

飞机开始下降。

轻微的失重感，使他的腰拉长了。叭！那本书掉到了地上。但他没有觉察，继续性急地寻找着，辨认着。

临座，一位富态而和善的中国老头看看他，又看看书，

笑了。他拣起书，见朱红的封面上写着：EDGARSNOW'S
SCHINA。

“喂，您的书！”他递书给他。

“谢谢！您，尊敬的先生……”他接过书。

“林庆来。”他伸出手。

“帕特·贝尔登。”他握住他的手。

“第一次到南京吧？”林庆来松开手，和善地问。

“是的……哦不，是故地重游。我曾在这座城市生活达三年之久，我差不多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贝尔登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观光么？”林庆来把头朝后一摆，示意他那里还有一群清一色的美国人哩！

贝尔登没正面回答，把书卷起来放在肩头，歪着脑袋做了个拉提琴的姿势。

林庆来：“小提琴手？”

贝尔登双手又在空中划了个大弧：“我是乐队指挥，我们来开演奏会，懂吗？演奏会。”

“哦，文化访问。”

“这只能对整个团而言，而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来还一笔心债的。”

“新债？”

“不，心债，心中的债！”贝尔登的手在胸口绕了好几圈。

林庆来不再问了。他是个分寸感极强的人。心债！是一笔风流债？还是一笔罪恶债？他知道，解放前，南京曾有很多美国人，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美国人，无论从政治上，道德

上，甚至在良心上，他们都有值得推戴的地方……

……六千米，地面的景物越来越清晰。

“尊敬的林先生，您为什么不问我什么心债？”贝尔登憋不住了，对林庆来的沉默无法忍受。

“问了又将怎样呢？”

“我会告诉你的，全都告诉你。”

“那么我猜想，债主该是一个姑娘吧？”

“是的，一个姑娘，一个美丽的、善良的、温柔的……”

“我还猜想，她是一个中国姑娘！”

“是的、是的，很好的中国姑娘……”

“时间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

“一九三七年。林先生，您真是一位高明的推理学家，比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人精明多了——我说的不是反义词。”

“那么贝尔登先生，这样，我不须再问了啰！”

“这已经够了，让我告诉你吧……”

“不，我不愿意知道。我觉得，心债要用心来还，而且最好是自己去了结，别人勿须染指。”

他和善的脸一改变得严肃而带敌意，仿佛挂着“美帝国主义滚出去”的标语。贝尔登想，他一定把我和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两名美国海军下士划等号了。可悲的等号！民族隔阂岂是几个伟人能抹煞得了的！尽管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两大洲之间架起了承认之桥，桥墩上亦印有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手迹，可承认和理解难道能是一回事么？

贝尔登又想起埃德加的话：“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

埃德加这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也就是说是在那些姑娘

们作出伟大的牺牲之后不久说的。事隔半个世纪，这种遗憾还没有消除吗？历史并非永远公正，但历史最终将公正。近几年，中国在落实各种政策，包括蒋介石的祖坟也修葺一新，那么这些姑娘呢？是不是也已得到追认或者获得勋章，甚至象拉冬那女神一样，由诺特尔将她复活在凡尔赛宫拉冬那池最高处？

两千米……一千米……三点一线。着陆。

当贝尔登和他的伙伴们分乘的几辆出租皇冠车启动前，他听见林庆来给另一个旅客说：“一个有心债的美国佬！”他的心不由抖了一下。

……南京的这条大街有点象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林荫道。修剪齐整的法国梧桐平伸出长长的手臂，编成了绿色的甬道。树叶尚未脱尽，橙黄的色块油画般含蓄而凝重。

“慢一点！先生，慢一点！”贝尔登象个孩子，目光新奇地不停地向两边扫射。

“先生，您刚才不是叫我快一点吗？究竟该快还是慢？”年轻司机耸耸肩，很是为难。

“对不起！”贝尔登很尴尬，“那就随你的便吧！”

以贝尔登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交响乐团是应邀到南京演出的，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说是应邀，实际上贝尔登经过了三年的努力，不，说得更远些，是四十余年的企盼。四十余年，近半个世纪啊！

透过粗大的梧桐树干，眼前流过叮铃铃的自行车流，流过花花绿绿的人瀑、吊牌、霓虹灯和高楼。这一切他早已看见过了。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的眼光都能穿透重洋迷雾，把焦点对准这座城市。电影，电视，广播，现代科学

文明缩短了空间距离，尽管在大洋彼岸，这个城市的细小变化他也从来没有放过。然而身临其境，还是发现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一点不觉得意外，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什么滋味？惊奇？怀疑？茫然？还是……他说不清。这是熟悉之地，这是陌生之地，这是梦中的幻境，这是幻境中的现实……

汽车颠了一下，停了。

堵车。刹那间，丰田、红旗、华沙、本茨停了一长溜。西方的苦恼也在这个城市出现了。记忆中的南京，曾是黄包车的天下。那时除了偶尔坐坐美吉普和奥斯汀，大部分时间他坐黄包车，坐在嘎嘎叫的包厢里，象坐在车伕的背脊上，心里压抑难忍。

车又颠了一下。又堵车？

“你不是说到太子桥吗？”

“是的。还有多远？”

“到了。”

太子桥？那半月形如尺蠖的桥拱呢？拱下的太子湖呢？湖对岸的圣保罗呢？宽阔的马路，下面滚过车流，分明一座公路立交桥。

“太子湖干涸了，公路从以前的湖心穿过——我说你很久没来过了吧？”司机倒车时说。

这么说他已经站在地狱和天堂的分界线上了？她们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神圣走向永恒的？

贝尔登快步走到桥中间，倚着低矮的铁栏杆下望，车流顷刻间变成了碧蓝的湖水。碧波荡漾中，一个水淋淋的头颅徐徐上升，上升。秀发下面，光润的前额，细柳眉，杏仁

眼，直鼻如管，樱唇含丹，一个冰玉般的精灵追波逐浪翩翩起舞……

“喂！先生，你怎么啦？”司机还没走。

“回来，你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的。”正当这时，一个戴大沿帽的交通警走过来问汽车司机，“他是谁？”

“一个外国人。”

“他怎么啦？”

“有点神经质。”

交通警挥动信号旗令他回去，贝尔登却趁一辆大轿车开过时，身子一弓，蹿过了铁栏杆，沿窄窄的路道向前跑去。警察和司机同时惊愕地看着他。

……一道铁门。黑色大理石招牌上四个方块字：“反帝中学”。那立体感很强的金字特别刺眼，贝尔登从上面读到的是另一个名字：圣保罗。

今天，他还是帝国主义。

他绕过大门，沿着高高的围墙走去。围墙里，歌声、钟声和喧闹声飞扬，使人感到那是一个生机蓬勃的世界。

终于，围墙出现缺口。他从缺口进去，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座破房子跟前。他伫立片刻，辨别了一下，立刻欢呼：“C₄楼！C₄楼！哈罗——C₄楼！”

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洋楼，哥特式的尖屋顶使人担心时刻有倾圮的危险，门窗上雕塑的圣经故事早已一塌糊涂。周围一片新楼，衬得它更加孤单可怜，象一个凋尽朱颜的美女。

贝尔登踏着吱吱作响的扶梯往上爬，蛛网扑上脸，积尘落上肩。一道道木门被铁丝扭着，但并不牢实，只轻轻一

推，便推开了。他挤进其中的一间屋，但见这里老鼠奔跑，蜘蛛逃遁，麻雀、蝙蝠扑翅而飞，破桌烂椅占据了整个空间。

看着这一切，耳边仿佛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哭泣，私语，咒骂，狂呼乱叫，疯笑傻笑和枪炮的轰击声，飞机的嗡嗡声，刺刀穿进胸膛的嘶啦声，房屋倒塌的哗剥声……他如陷进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喂！谁在上面？出来，我看见你哪！”一个现代人的声音把他惊醒。

随后，便听见一个人叽叽咕咕抱怨着上楼来：“偷，偷，我看你偷那些破桌烂椅干么事！”

这是个侏儒般矮小的看门人。他看见屋里是一个高鼻子的洋人，顿时惊讶得合不拢嘴。他后退着奔下楼梯，立刻到校长室报告。偷偷溜进一个洋人，的确是一件大事呢！

贝尔登本来还想在校园里走走，看见一大溜人向他迎来，兴致顷刻烟消：圣保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驻地，洗了个澡，躺在松软的沙发里，他再一次翻开EDGARSNOW'S CHINA。

这是一本十六开的厚书，大红封面天头的汉译名是：《斯诺眼中的中国》。正中一幅黑白版画，画面上的斯诺侧身而站，左手拿烟，却没有吸，拇指托着下巴似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背景由五个不连贯的镜头组成：中部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斯诺在一起谈笑风生；右上方有延安的宝塔，延河两岸，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军民正抡着老镢头开荒；左上方是窑洞中的抗大学员，围在马、恩画像下面热烈地争论着什么；右下角有一支骑马挎枪的队伍，通过黎明的村庄开赴